

飛越生產計劃

庫茲聶佐娃著
葆煦譯



工人出版社出版

飛越生產計劃

庫茲聶佐娃著
葆煦譯

工人出版社出版

ПО НОРМАМ 1950 ГОДА

А. КУЗНЕЦОВА

Пробфиздат—1948

(本書根據蘇聯工會出版局一九四八年俄文版譯出)

飛越生產計劃

作者 庫茲 聶佐娃

譯者 葆煦

出版者 工人出版社

北京府前街一號

電報掛號二三七三

印刷者 工人日報印刷廠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5273] 1—7000

目 錄

到親愛的首都去	一
經過偉大考驗的日子	二
按照青年團的指示前進	八
我們的生產組	一四
集體勞動與學習	一九
要超越過時間！	二四
初步成就	三六
爭取幾分鐘的時間	四四
與技師、設計師及工長密切合作	四四
獲得成就的原因	四四
要製造價廉物美的蘇維埃小座車	四六

到親愛的首都去

火車馬上就要開了。伊萬諾夫娜用力地擁抱了我。

『好吧，安孃，祝你一路平安！你在工作上要忠實、要勇敢；不要害怕勞動，要知道，生活的意義就在勞動裏。』

我走進了車廂。火車開動了，越來越快，柯堪得被丟在後面。我和弟弟一同到莫斯科去。

我生活中新的一頁開始了。……

母親死的時候，我還不到五歲。過了三年——在一九三二年，父親也死掉了。在這遼遠的炎熱的柯堪得，在我國的邊陲上，剩下了我們三個無依無靠的孩子：弟弟，

姐姐和我。還是在革命以前，父親由於艱苦的命運所迫，才到這兒來的。

現在一想起來，甚至覺得有些可怕，假如沒有蘇維埃政權的話，我們這三個鐵路工人的子女，真不知要遭遇到怎樣的命運哩！那我們真不知要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不知道要到哪一個地主家去做苦工，勉強糊口哩！但是這些厄運，我們都沒有遭到，這是因為在蘇維埃土地上早已沒有了地主，這是因為國家照顧了孩子們。

保育院成了我的家庭。教員西聶爾尼關娃成了我最親近的人，簡直可以說成了我的母親。我對於她的感情——這個善良的女人、真正的蘇埃維教育家、熱情的忠厚的心地寬闊的人的這種感情，一直存在着。

弟弟隨後也來到這兒。他找到我之後，要我同他一起到莫斯科去，以便住在他那裏讀書。我早就幻想着這件事了。哪一個青年人想不到莫斯科去呢？因為那兒，在克里姆林宮牆外長眠着列寧，並且斯大林也在那兒住着和在那裏工作。

於是，過了幾天，我就來到了這個千百萬人思想上和心靈上嚮往的莫斯科。

經過偉大考驗的日子

我沒能長時期地讀書。原想在七年制學校畢業之後，升到初級技術專科學校去。由於戰爭的爆發，我的願望無從實現了。弟弟上了前線，留下我一個人。當敵人到達莫斯科城下時，我和許多莫斯科人一同被派往納洛——佛敏司克去構築防禦工事。婦女和男子——工人、教員、教授——都去挖掘散兵壕和防坦克壕，樹立樁障和建築混凝土的掩體。大家都不顧疲勞地進行工作。大家都抱着一個想法——不能讓德國人進入親愛的首都。

回到莫斯科以後，我就來到生產合作社。戰前這裏製造門把手、鎖和其他日常的零星用品。我找到了工廠管理員，對他說：

「我想在你們這兒作工。」

管理員很仔細地打量了我一番。

「可是你會做什麼呢？」

「我什麼也不會，但是我可以學會。」

「既然如此，那麼你明天就來上工吧。我們是需要人的，至於怎樣工作，我們可以教你。」

當時，這個合作社正在製造手榴彈，把我分派在切削螺絲桿的車床上。過了一個
月，我已能完成生產定額，又過了兩個月，我初次獲得了獎金。

這時，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們的軍隊準備在莫斯科近郊給敵人來一個致命的打擊。軍隊需要大量對付法西斯坦克的武器，並且是越多越好。蘇維埃設計專家們設計出一種專門防坦克用的手榴彈；於是，我們工廠就接受了這種緊急的定貨。

在幾天的工夫裏，我們把製造新手榴彈的操作法弄熟了，於是就大量地製造起來。每天工作的時間很長。我們就住在廠子裏，在車間和紅角俱樂部裏打上幾個鐘頭

的跑，跟着就到車床上去工作。由於勞累，身子疲倦不堪，但是大家都是不停手地進行工作。那時我們都曉得，莫斯科及祖國的安危也仰仗於我們的工作。

正在工作的時候，曾經有許多次聽到漫長的警報聲，接着突進來的法西斯飛機向我們親愛的莫斯科投了炸彈。但是，我們一想起戰士們在前線上是多麼艱苦，他們多麼迫切地需要我們的手榴彈時，我們就不再害怕，不再離開車床，而更緊張地工作下去了。

我們工廠對於前線的定貨，做得很好。任務提前完成了，而且超額完成百分之二百的定額。在各生產合作社之間所展開的社會主義競賽，我們榮膺了冠軍，並且獲得了勝利流動紅旗。

有一天，管理員把我喊了去，對我說：

「產品質量的檢查必須加強。我決定派你作成品檢查組組長。」

手榴彈質量的好壞，全靠這個組的工作如何。我們在工作上很認真，不怕費時間，為的是不出廢品。難道說可以把不中用的手榴彈送到前線去嗎？

有一次我們接到前線寫來的一封信：

「親愛的同志們，謝謝你們。」戰士們寫道：「你們爲我們製造的手榴彈好得很。用它們來殲滅法西斯坦克是萬無一失的。再爲我們多多地製造些吧。」

這對於我們是最好的鼓勵。

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蘇聯情報局戰報上所載的消息，越來越使人興奮。紅軍已把敵人從本國領土上驅逐出去，所需要的彈藥越來越多。我們就加速了工作的進度，昨天本來認爲是滿意的，而今天就已經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了。我們廠需要新的人，但是沒地方去找。

恰恰在這時候，烏拉爾的焊接工阿加爾柯夫提出了他那出色的、後來獲得了斯大林獎金的建議。這個建議很簡單，同時很合乎經濟原則。阿加爾柯夫提議把各生產工段合併起來，在組織工作時，要力求省出一部分人力。這種辦法，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我提議追隨阿加爾柯夫的榜樣，把兩個成品檢查組合併爲一個。兩組合併之後，果然就省出幾個檢查員來，他們就都撥到車床上工作去了。

我們這一組仍舊完成了任務的百分之二百至二百五十，因而我獲得了榮譽獎狀。

這個在偉大衛國戰爭中初次榮膺的獎品，對我來說，是終生引以為榮的。

整個戰爭時期，我都在這個合作社裏工作，也就在這裏加入了青年團。

按照青年團的指示前進

戰爭結束以後，我們合作社又重新開始製造起完全和平時期所用的物品來：門把手、鎖、小鋸等。我仍舊擔任成品檢查組組長，但是我很想再去深造一下。在這裏五年的工夫，使我養成了愛好生產的習慣，而且我很想自己能在某個複雜的車床上工作，以便製造精細的零件。不知道爲什麼，我總想在研磨床上工作。在這小廠子裏要想提高熟練技術是不可能的，我幻想轉到一家大的機器製造廠裏。這件事好久我也沒能做到。忽然有一天，我們的團支部書記彼得洛夫斯喀亞對我說：

「區委會要我們這裏派一個團員到一家新的汽車製造廠裏去。」

當時她告訴我，這家工廠很大，準備製造小座車，並且那裏的工人大部是青年。

「你看派那一個去好呢？」

當時，我就請求派我去。

於是，就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裏，我走進了這個大工廠的「真正的」大車間裏。進去一看，就呆住了。我們原來的那個生產合作社，和它簡直一點也不能比啊！車床之多，真是够瞧的，而且完全是以前沒有見過的。其中很多是剛剛安裝上的。我們原來那個小廠子裏面，只有最普通的鑽床、銑床和鉋床。

我望着一列列的車床，有些猶疑：「這種工作我能够學得會嗎？我在這裏能應付得了嗎？」

我正在那裏站着四下裏失神地注視時，一位姑娘走到我根前來，問我找哪一位。我回答說是到這個車間來工作的。

「這可好啦！能再多來一些才好呢！不然，你看有多少車床閒着啊。來，我們自我介紹一下，我是車間團支部書記祖布闊娃。」

她領我去見車間主任。主任和我談了很久，他要我作檢查員。但是我請求派我到

車床上工作，於是，他就派我到工長塔拉索夫那個工段去作一個研磨工學徒。

起初我還使不好磨床，工作得很慢，離完成定額差得很遠。但是我却很用心地聽着工長的指示，努力去學他的動作。但是，有時依然不敢自信，仍是很擔心。

『不要慌，』工長鼓勵我說：『不要怕。慢慢地你就會成爲一個熟練的女工。』塔拉索夫注意着我的每一個動作，糾正我的錯誤，並且做給我看：應當怎樣做才能正確。

在車間裏爲新來的工人組織了初級技術訓練班。我開始學習了。在研磨工訓練班上講課的是車間副主任沃龍柯夫。常常在講完課以後，他和我們一起來到車床旁邊，很詳細地分析應當怎樣完成各道工序，他做給我們看：要想節省時間應該怎樣來進行每一個動作。

『工作的好壞，』沃龍柯夫教導我們說：『大部分要看這項工作的準備程度來決定。』他要我們在零件安裝在車床上之前，先好好地思索一下怎樣執行每一道工序。經過訓練班中的學習，幫助我更快地掌握了專門的技能。一天一天地我對工作有

了信心，使用車床也就比以前順手多了，也能常常完成每天的定額了。當我初次完成了月份定額的時候，工長塔拉索夫來到我的根前，站在旁邊仔細地看着我工作約有十分鐘的工夫，他說：

「喂，安孃，現在很顯然地，你的工作是很順手的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斯大林憲法節這一天，工廠裏大事慶祝。我們造成了初次的、試驗用的汽車。這一天本來是一個休假的節日，但是大多數工人都集攏到工廠院子裏來看我們的初次產品。

汽車小巧玲瓏，悅目的新油漆光彩奕奕，一輛跟着一輛駛出了車間，排成檢閱的縱隊在路上行駛，路兩旁站滿了工人。然後這些小汽車分開並排停在工廠的光榮榜前面。我擠到前面去，走近汽車旁邊，隔着汽車的玻璃窗，往裏面盯着看。

這就是我們所製造的汽車啊！爲了對幾百萬莫斯科人表示敬意，就把它命名爲「莫斯科人」。

工廠廠長巴蘭諾夫由於製出這第一批的三部汽車，而向集攏在此地的人道賀。我

一看左右的人，他們的面上也露出了我心裏所有的那種感情，就是爲了我們的工廠，爲了戰後剛剛過了一年半就製出了這幾部蘇維埃的小座車，感到又高興又驕傲。

我們工廠所有的人，都一心只想趕快能够使我們工廠所製造的大批汽車，在首都和蘇維埃其他城市的街心上馳來馳去。我們大家都抱着一個努力的方向，就是好好地工作，更快地把我們這年青的工廠的實力盡量發揮出來。

新的汽車一出廠，就引起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新高潮。裝置新設備的工作，進行得更迅速了，新來的工人更快地掌握了複雜的車床。

我在初級技術訓練班修業期滿，考試成績優良，得到第三級研磨工的技能。從此就開始常常超額完成生產定額，但是我並沒有放棄學習。我常去仔細研究斯達哈諾夫式工作者的工作，盡力採用他們的工作方式，常常在下班以後，留下不走，向工長請教我所不明白的問題。在「管理多台車床工作者」訓練班修業期滿之後，我提高了自己的技能到第四級，並且開始在兩個車床上同時工作。

工作同志當中，有許多青年團員，他們也都是不久以前才到工廠裏來的。我們還

沒有編組。大家都是獨自工作，每人只知道自己這一道工序。我們大家都感覺到必須改爲集體工作，建立生產組。

這一個問題，是一九四七年二月在車間青年團員大會上提出的。會上並改選了團支部，我也被選爲支部的委員之一，我們負有吸收車間全體青年參加競賽和組織青年團青年生產組的責任。